

对现代社会发展困境的批判性反思

王 丽

[摘要] 当今人类社会在现代化的实际进程中陷入了与自我生存相关的矛盾和危机。现代社会发展困境的根源和本质在于市场经济的趋利性误导、西式政党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以及科技理性的泛化和独断。要寻求解决现代社会发展困境的出路,应从制度结构的“有限修正”和精神价值系统的“自我省察”两方面重构新型发展理论。

[关键词] 现代社会;发展困境;批判性反省;复合治理;思想启蒙

[作者简介] 王丽,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天津300401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4434(2013)06 - 0007 - 04

现代社会已经陷入了一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和生态危机。现代社会发展模式已不再具备充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对当今社会发展困境进行病理学诊断,重新思考和审视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病灶,建构人类和谐发展的新文明秩序,对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对现代社会发展模式合理性的质疑

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经济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文化的科学化、哲学的理性化”^{[1](P17)}作为现代化的特征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模式加以广泛应用,这样的社会发展模式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人的探索研发能力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全球化的深入,现代人正面临着与自我生存相关的、深层的生存困境,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了分裂、冲突乃至陷入敌对关系。

从人与自我的关系维度看,现代人正面临着自我价值的迷失。被市场经济的贪欲诱发的现代人,屈服于不断增强的物质欲望,在高速运转的社会中必须不停息地工作。在分工精细的社会中,劳

动者被组织起来从事分等级的、分化的工业劳动,劳动过程被分裂为抽象的、专门的机械重复,以致人人丧失了与最后产品的联系,人们不必思索自己干了什么,生产了什么,甚至对其工作的内容和后果漠不关心。这种机械行为“在工厂中表现为不计人性因素的劳动分工,如泰勒制;在政治、法律领域,则表现为科层制”。^{[2](P23)}现代人被定为某种工具,许多人只是作为劳动者而不是人生活着,他们不必沉思意义,不必追求情感,只求事实,只求物质回报。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必然使整个社会的精神与物质失去平衡,也使人的身心失去平衡。现代社会生活中伦理道德的缺失以及各种心理疾病的发生正是人与自我分裂的反映。

从人与人的关系维度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陷入了空前的紧张和冲突。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党派之间、民族和国家之间等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处打上了物的烙印,披上了物的外衣。对一般等价物即金钱的狂热追逐造成人性扭曲、道德滑坡。畸形的市场经济导致日益尖锐的社会竞争,人与人之间潜在的敌意增加,甚至演变为敌视和倾轧。持续不断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恶化的表现。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看,人对自然的关系已由利用自然为基础的创造转向征服自然为基础

的创造。科学技术正在改造着地球上纯粹的、直接的自然物,自然的“人化”程度不断提高,世界正在变成一幅人工风景画。但与此同时,全球正面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的危机,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核辐射的潜在威胁以及问题食品的困扰使人们陷入恐慌和焦虑的状态。现代人焦虑的不再是“我饥饿”,而是“我害怕”,风险社会正在来临。在某个时刻之前,变化或许还在悄悄地进行,一旦超越临界点,生态问题将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

二、对现代社会发展困境的解析

要探寻走出现代社会发展困境的诊疗学方案,必须诊脉社会病症,析理内在矛盾,对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缺陷和副作用做出进一步分析,找出现代社会发展困境存在的危机之源。

(一)市场经济的趋利性误导

商品经济及其市场逻辑塑造的是“经济人”。“经济人”假定承认人的自利性,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在客观上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人类创造了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但市场经济的趋利本性决定了“经济人”在满足了消费者的自然需要之后,还要不断创造出接纳它的产品所需的“消费者”。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需要并不是直接从具有需要的人那里产生出来的,它倒是那些企图从中获得利润的人所制造出来的”。^{[3](P207)}消费者在“经济人”眼里其实就是把商品变成利润,满足自己欲望的人。“经济人”通过现代传媒不断制造流行、制造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消费者潜在的消费欲望。“当自然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时候,意志却还提出要求”。^{[4](P83)}甚至某些消费者没有足够的购买力,还要到商场里逛一逛,追求心理上的愉悦,来满足其不断膨胀的消费欲。马克思把这种被商业文化所塑造的超越人的自然需求的欲望称作“病态的欲望。”生产无节制的增长和消费欲望无限的放纵归根到底来自商品经济所固有的市场逻辑对人的贪欲的诱发和强化。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恰是这种欲望最新的表现,是失控的资本主义的暴走狂奔。在“病态的欲望”支配下,人类必然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和财富,从而造成资源的有限性同人的需求的潜在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也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零和等局性质。对于无限膨胀的人类欲望来说,在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不同利益群体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

虑,只能遵循丛林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而造成对“竞争”甚至可以说对达尔文式的“生存斗争”这种生存方式的崇拜,“竞争”成了当今的世界重要要素,利润成了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这必然造成人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对峙、精神和道德的缺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二)西式政党政治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西式政党政治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在市场竞争中,各经济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从而形成了利益多元化格局,这种竞争表现在政治领域就体现为各个政党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由此推断出西式政党类似于追逐经济利益的企业家,政党政治只是党派之间为了利益而进行的一种为获取政治统治权的斗争。为获取统治权,可以采取种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欧盟的一些政党为了取悦选民,许诺并实行过头的社会福利政策,结果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而难以为继实行紧缩财政政策,民众不满纷纷起来抗争,或是罢工,或是游行抗议,社会陷入经济困难、社会动荡的困境。

又如美国,作为二十一世纪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生态恶化,全求变暖,不带头减排二氧化碳,而是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拒绝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美国还有绕过联合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后又发动对阿富汗的战争,造成了几十万人的伤亡,严重透支了国力,加上爆发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和财政陷入困境、债台高筑。为了解决自身困境一而再地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凭借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靠大量印刷美元过日子,造成世界市场石油暴涨和发展中国家严重的通胀,对各国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西式的政党政治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行为、短期行为何时了,这是世界之伤!历史之伤!

(三)科技理性的泛化和独断

理性精神带来的技术革新使人类向大自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但是因为理性精神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内在动力,现代人越来越听命于理性、崇拜理性,把一切可能的领域都纳入理性审视和判决的范围,甚至把其捧上了文化霸主的宝座。在科学主义看来,科技理性不仅能够解释自然,而且可以有效地诠释人的心灵世界和人生价值。其实不然,科技理性在本质上提供的是世界和人类存在的事实性的知识,关心的只是手段的适用性,很少涉及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的问题,科技理性的泛化和独断必然会淹没人类需要的终极关

怀和终极价值,造成人文精神的缺失。正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今天人们的伦理道德之所以沦丧到如此令人恐惧的地步,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这是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灾难性的副产品”。^{[5](P72,83)}(科技理性的独断也在逻辑上塑造了主体掌握、驾驭客体从而超越客体的征服性格。这种征服性格一方面体现为人对大自然的支配和利用,用笛卡尔的说法,就是“让我们成为自然的主宰”;^{[6](P25)}一方面体现为对异族文明的奴役和控制。现代化进程中显示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论倾向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三、建构新型社会发展模式

探寻走出现代社会发展困境的诊疗学方案,应在解析当代社会发展危机之源的同时,寻求解决社会发展困境的出路,建构新型社会发展模式。这就要求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化结构的“有限修正”,使社会现实过程逐渐趋近可持续发展状态;另一方面则通过精神价值系统的“自我省察”,补偿制度化结构的“原生缺陷”带来的不良社会效应。如果说制度化结构的“有限修正”是立足于理性基础上的外在控制,那么精神价值系统的“自我省察”则是强调立足心性基础上的内在约束。

(一)制度化结构的“有限修正”——建立复合治理机制

我们必须探索新的适应市场化、全球化的治理结构,以应对传统的以民族国家、政府为基本单位的治理方式提出的严峻挑战。但人类当下的历史境况在一定意义上说具有某种“先在性”,任何意义上的构建都不能完全割断历史而纯理想化地设置未来。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P585)}我们只能“有限修正”现有制度,建立从地方、国家到区域和全球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复合治理机制,以达到在发展商品经济、实现社会经济生活现代化的同时,又能避免使人受物、受金钱的支配与奴役、受市场经济副作用伤害的目的。

复合治理机制要求各民族国家要科学把握发展规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从孤立性、片面性向历史性、整体性转变,由关注国家眼前、局部利益向关注现代社会永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转变,由注重国民的物质

追求向注重国民的物质及精神追求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转变,在具体的制度操作中,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来规约政府的行为,以提高其执政能力;复合治理机制要求个人、民间团体之间自愿组织成立社会组织,并作为一种建设性或批判性的力量,作为介于全球市场和国家体系之间,对国家、市场和社会有影响的力量。复合治理机制要求超越狭隘的民族国家视野,运用“全球治理”理念进行横向联合,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各种国际组织,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民主协商和合作,在人类共存共亡以及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基础上聚焦“治理”。不可否认,由于国际组织内部力量对比错综复杂,国际组织的协调性不强,甚至一些大国依仗实力,控制国际组织,使之成为其推行强权和霸权的工具,包括联合国在内。所以应当尽可能完善国际协调组织,使之在解决当今全球化衍生的各种问题发挥作用。

(二)精神价值系统的“自我省察”——进行思想启蒙运动

1.恢复对自然的敬畏

每一文明形态都有其特定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意识,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文明的进程。希腊文明的繁盛期只有四百多年,而埃及文明则要古老、漫长得多。原因在于埃及文明中“对自然的崇拜,特别是对太阳的崇拜隐藏着重要的启示。而希腊文明中勉强留下了对阿波罗神(即光明之神)的崇拜,但这种崇拜因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普及而丧失殆尽。进入近代文明以后,就完全以人类为中心了。”^{[8](P14)}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寻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重新看待各国文明的兴衰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我们不断地实现自我超越,不断地追求实现变革,以期寻求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出路时,不得不承认“生活中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无论是命运之手,还是人的一切误解都奈何它不得”。^{[6](P51)}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讲,自然既是运育人类产生得以存续发展之环境。人类可以利用周围环境来满足人类或个体的需求,但自然对人类需求的满足并不是无限的,人类的价值追求应该是节制和有限的,以人为价值主体的对自然地能动把握和以自然为母体环境的对自然地被动适应二者同等重要。作为自然的异化,人的能动作用和自控

能力虽然使其自身能够超脱于自然物而独立存在与发展,但人生存的物质基础仍然来自于自然,且其劳动的对象和认知思维的对象仍然是自然。经过工业时代人与自然对立危机的阵痛和反思,“天人合一”再经理性升华后势必成为未来文明时代人类所应遵循的信条。人类应该重新树立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谢自然的恩惠,与自然界形成和谐的关系。

2.重建“道德和精神盔甲”

思想的永恒魅力在于它所特有的反思能力,从而把自己从自然界中真正提升出来。当代人类需要重新开启反思批判精神,掀起一场全面的思想启蒙运动。人类必须对社会发展的方向、意义进行重新思索,重新认识人的本性、人的价值及人的生存意义。

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物,不应仅局限于眼前的生命活动,而应追求永恒的类生命价值。人类应把自身从拜物教中解放出来,把精神价值置于至上地位,将“欲望人”还原为“良心人”,把“经济人”、“理性人”转化为“和谐人”,真正回归到道德优先于知识、价值理性优先于工具理性的轨道上来,把人本性中良心的一面、真善美的一面切实发扬光大,使科学的实践结果具有正面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意义,人类才能真正分享有限的资源,互助合作,培育并保持优良的人性,缔造科学发展宜人的社会。

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对于我们调整被现代性扭曲腐蚀了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矫正和启示价值。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特别是儒家学说,把人视为“道德人”,而非纯粹的“自然人”。它强调个人要自觉地克制自己的欲望,严格要求自己。这种对个人内在修养的注重,在现代社会中有独特的意义。它可以使人在喧嚣的尘世搅扰、利益

之争和现实矛盾的漩涡中,获得一种内在的超越感和一份心灵的宁静,从而为每个人处理好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奠定心理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回归传统而去消灭某些现代性的东西,“而是在并存的条件下让双方保有各自的特质并发展自身,按照某种双方都认可的游戏规则与对方竞争,在竞争中让‘顺’、‘逆’各得其所”。^{[9](P532-533)}现代性的“顺向”将发展的潜力展示于人,为社会提供一种推动力,传统性的“逆向”则可能揭示现代性之缺陷,以提供某种制动力。现代性与传统性在“是”与“应该”之间形成一种合理的张力,以使人类很好地处理生活世界与价值世界、物质享受与精神提升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 何中华.社会发展与现代性批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2] 郑一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思想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 [3]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4]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 [5] H·杜卡斯、B·霍夫曼.爱因斯坦谈人生[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 [6] 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稻盛和夫,梅原猛.拯救人类的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 [9] 李小娟.文化的反思与重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青山]